

泰国净土村（上）

2010-2-12



善地阿索的灵魂人物菩提乐尊者

泰国的“善地阿索”（上）

去年我就听人说起，泰国有个僧人办的社区，他们不用金钱，自食其力，我感到很好奇。今年4月下旬正好有机会到泰国参加亚洲地区华德福教师会议，我期盼着能到这个社区亲眼看看。

5月4日来自大陆的一群从事华德福教育的老师和家长，离开清凉的度假胜地，前往位于曼谷市区的“善地阿索”中心。我们坐在空调车里，饱览泰国的乡村美景，车子进入曼谷，到处都被太阳照得金碧辉煌，现代都市的繁华喧闹使我恍如身在北京。不知不觉我们在马路旁停下车，拿好各自的行李，走了似乎不到半分钟的路程，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。

刚才还是骄阳似火，突然间，太阳躲进了云层，静相法师和另外2位志愿者已经在大厅等候我们，我们脱鞋进去。静相法师用流利的中文为我们简单介绍了“善地阿索”(Santi Asoke)的起源和现状：“善地阿索”僧团创立于1975年，创始人是菩提乐尊者。他不满当时主流佛教的许多做法，自己创办了“善地阿索”僧团。现在全国有12个善地阿索社区，政府要求我们每年培训三十万人，包括公务员，教师，军人，学生，公司主管人员，由于场地和人员的限制，我们只能答应每年培训三万人。你们现在看到的地方是全国“善地阿索”的中心，因为曼谷是首都，把中心建在首都和各方联系比较方便。



当我们离开大厅时，天空下起了细雨，眼前的一切好象置身于原始森林的一隅，参天的古树下，散落着僧人住的茅篷，显得那么朴素、宁静。我们二十多人分成3个小组，参观了“善地阿索”的佛教僧团创办的印刷厂、草药店、垃圾回收厂和即将建成的电视塔。

简朴的生活

阿索僧团实践的生活方式是严格按照佛教的戒律实行的，和现代的享乐纵欲潮流截然相反。泰国的僧人接受大众的供养，可以吃肉。而菩提乐尊者坚决反对肉食，他认为佛教第一戒是不杀生，既然不能杀生，怎么能吃别人杀生的肉？吃肉是在助长他人的杀生。出家人更不应该为贪图口味而吃肉。遇到有人供养肉食，菩提乐尊者说可以领受后，再还给他，说明僧人素食的理由，下一次他就不会用肉来供养僧人了。菩提乐尊者的素食言行在泰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，尤其遭到主流佛教僧团的激烈抨击。但素食是成为阿索人的首要条件。

出家前，菩提乐尊者是电视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、作曲家。他曾过着花天酒地、挥金如土的生活。修行后，他对食物的要求降低了，不再是色香味的奴隶，越简单越好，他戒掉肉食，不吃甜点、不喝饮料，而且蔬菜一律生吃，既有营养，又省了烹饪。他从每天三餐减少为每天二餐，最后为每天一餐。他说我们为了生存吃饭，而不是为了吃饭生存。阿索人信奉的是“吃少、用少，多奉献”。他们甚至拒食鸡蛋、牛奶，僧人必须坚持一日一餐，过午不食，其他人根据身体状况，可以一日二餐，但绝不能沾染烟酒、毒品。

现代人涂脂抹粉、追逐时尚，我曾到过南方的一个偏远的县城，原以为在那里能够看到古朴、宁静的街道，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尽是一个又一个眼花缭乱的服装店。现代人拥有十几套衣服习以为常，有的人甚至拥有上百件衣服，衣服式样不断翻新。而阿索人穿的是自己用棉布做的泰国传统式样的衣服，颜色单一、朴素，一人三套。他们不穿鞋子，不化装，不用香水，不带首饰。阿索人Em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以前我有睡衣、有外出穿的衣服、运动服，到哪去我都穿着鞋，我有袜子、帽子、牛仔裤和其它许多条裤子。当我开始只有几件衣服、非常少的衣服时，我明白我们可以减少奢侈。没有必要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。穿着现在这样的衣服（他指着身上穿的褪色棉布上衣和黑色农民裤子），我们照样可以生存。”

衣服本来是为了保暖、遮羞而穿的，不是用来显示身份、地位的，不是为了追逐时尚而穿的。无论是在善地阿索中心，还是在他们开办的素食餐馆或商店，阿索人穿的衣服全都一样，朴素的衣服不仅节约资源，还表明他们的生活态度，在消费社会里，他们敢于清贫，敢于特立独行。

现代人远远不满足已有的住房，他们向往更加宽敞、豪华的房间，甚至别墅，他们花费几万，甚至十几万元来装修房屋，房间里各种电器样样具备。回首当年，菩提乐尊者也是买别墅，买高级装饰品，院子里还有假山、瀑布、水池，他羡慕虚荣，大事铺张，经常呼朋唤友，炫耀自己是大亨，拥有富丽堂皇的家园。修行后他才意识到，由于自己无知、幼稚、夜郎自大、欲海难填，被世界骗得团团转，花了许多冤枉钱。1970年8月在一颗桂树下，他盖了一间茅篷，起名为“阿索精舍”，从此过着简朴、淡泊、宁静的生活。

他说：“我的世间成就，在我成为作曲家时，已经达到顶峰，但我敬爱佛陀，不屈服于财富、名声和享乐，只要我喜欢，随时都可以放弃物质享受。”

1975年成立“善地阿索”僧团后，菩提乐尊者和其他比丘一样，参与各种劳动，一起化缘、用餐，他睡的是与别人一样大小的茅蓬，长2.5米，宽1.5米。他经常乘坐小型面包车到各社区和分中心办事。相比之下，泰国主流派一些佛教领导人住在钢筋水泥建筑里，乘坐豪华私人轿车，养尊处优地在单间让人服侍用餐。菩提乐尊者尖锐地批评主流佛教僧团过度等级化的生活方式，某些地位高的比丘，偏离了佛教所倡导的简朴生活。他说：“人们批评我太过严厉和道德标准过高，但我要继续对抗邪恶，这是为什么我要严厉的原因。”

阿索人住的地方是简易茅蓬或集体宿舍，我在“善地阿索”中心亲眼看见一位僧人住的茅蓬，约4平方米的狭小空间看上去空空如也，里面有一张木制床，一个盛饭钵、一张席子，唯一耗电的用品是一盏台灯。阿索人过着集体生活，在公共食堂用餐，像电视一类的物品，不是每人或每家一台，而是全社区的人每天晚上在固定的时间、地点看同一台电视，电视内容是经过筛选的。阿索人没有私有财产，僧人不接受金钱，其他人基本上不拿工资，可以终生免费享受食宿、医疗、养老、孩子上学。

在现代社会里，人们总是受到各种感官享乐的诱惑，几乎无法抵制。虽然每个人所迷恋的东西不一样，有的人迷恋赌博，有的人迷恋烟酒，有的人迷恋美味或女人，但本质是一样的，约束不了自己的欲望和贪婪。菩提乐尊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信众，越是上瘾的东西，我们越是要努力戒除。比如特别爱吃某种食品，可以问问自己：不吃它难道会死吗？肯定不会。不要让自己贪恋任何一样东西，要谨慎地守护住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。佛教中的戒律是神圣的清洁剂，当自己被诱惑得难以克制时，想一想：它好吗？它是我们的主人吗？为什么要成为它的奴隶？它比我们重要吗？菩提乐尊者认为我们要用“智慧”看到“人欲横流”的后果，它导致人道德沦丧、空虚、迷失、愚昧。他说：“我们要以更严厉的‘我’为准则，自省对伤风化事物是否仍醉生梦死？自作自受？沉迷不醒？或对它已索然无味？心如止水？要反复思量。”

我曾问过静相法师，如果一个人喜欢某种食物，吃了还想吃怎么办？他说作为男众，他喜欢看足球比赛，怎么办？他就观察这种念头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？然后想办法把这种念头止住。在佛教里，这种方法叫止观。观察自省之后，制止它。

现代社会，有些人为了互相攀比、追求富贵的生活，负债累累，焦虑万分。Mae Pranee来到阿索社区之前就是这样生活的：“我们的开支超过了我们的收入，使得我们受苦。佛陀说负债是痛苦的，负债是最痛苦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用的很少，占有很少，就会给我们带来幸福。我们首次听到阿索的时候，我们有许多孩子，每月收入很少。我们欠了许多债。我们盖了一个新房子。我们欠银行的钱。钱不够花。所以我们来询问僧人。僧人说：‘你们必须堵住漏洞’意思是我们不能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了。‘现在你的衣服太多了，先穿完这些衣服，然后再买。不要买化妆品——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。人只有四种基本的需要：食物、住房、医药、衣服。想想其它的挣钱方式。’我们想了又想，做什么可以挣钱？我们再次回来问僧人，他们说‘卖豆浆！’我们开始卖豆浆，第一天，我们挣了70珠，我们觉得非常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是老师，我们是公职人员。我们一点一点地卖，收入逐渐增加，还清了债务。”

另一位阿索人Ah Jaenjop说：“我们占有的少，用的少，就不会有焦虑——我们有10珠钱，但想买大件物品，如果不借钱的话，我们就必须加班加点的工作。如果我们白天工作，为了多挣钱，还得在晚上加班，这是在浪费寻找幸福的时间。身体需要适当的休息，才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。如果我们不休息，身体消耗太多，我们不但得不到幸福，反而会遭受痛苦的折磨。过分的奢侈导致痛苦，不是欠债就是过度疲劳。”

减少消费，可以减少资源消耗，减少因为争夺资源而产生的冲突和战争。减少消费，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，使人内心安详、平和。减少消费，可以减少垃圾，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。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，每年产生的垃圾足有15千万吨，自己的国家安置不了这么多的垃圾，就往发展中国家倾倒。花香鸟语的大自然是供人类居住的，而人类却正在把大自然变成垃圾场。圣雄甘地说过：“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，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。”如果地球上的人都像美国人那么生活，需要20个地球才能满足对资源的需求。甘地还认为如果我们占有的物品超过了我们的基本需要，我们就是窃贼。我们偷窃了别人的东西，使穷人更穷，富人更富，我们偷窃了后代的资源，让子子孙孙承受灾难性的后果。我们是否能够反省自己？怎样才能减少日常生活消费？怎样才能有勇气过简朴生活？怎样能让我们的生命放出光明？温暖他人，温暖自己，也

温暖大地。

一位阿索人的经历

虽然绝大多数的人追逐富裕的生活，不考虑付出的环境代价。但还是有少数人甘愿放弃物质享受，宁愿过着简朴、安宁的生活。唐本(Ah Tangbun)是一位40岁的普通稻农，1996年离开丈夫，带着3个孩子来到锡洒(Srisa)阿索社区，以下是她个人的自述：

“我来这里之前，我得从出生开始讲起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这样的想法：‘我不喜欢暴力，我不喜欢罪恶，我不喜欢杀害动物，我不喜欢压迫，我也不喜欢剥削。’我想我应该做什么呢？我觉得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，我就是疯子，为功德而发疯！我不敢和任何人说话。我的内心似乎很深邃，但找不到答案。世上没有这样的社会：人人道德高尚，没有压迫，不杀害动物和人，不盖高楼大厦或其它巨型建筑物破坏大自然——不存在这样的社会，我的思考结束了，继续过我的生活。我一直工作到18——19岁，我的妈妈要我结婚，实际上我想出家。但我没有发现任何的宗教思想或原则能使我相信找到了一条道路。如果结婚以前我就能遇到阿索僧团，我就不会结婚了。我的妈妈要我结婚，我就结婚了，我开始按照以前的想法去做。我盖了一个很小的房子，一点也不大。我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。我继续这么生活下去。

但在我内心深处，仍然感觉不对劲。我仍在想怎样建立一个新的社区。我没有朋友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，他们想的和我不一样。就在1993年，我种了大量的南瓜，挣了很多钱。有一天，从Kanthalak来了一个人，她买了一些南瓜，由于她喝醉了，一分钱不给我，她骗我。我跟在她的后面要她付钱，我路过这里，锡洒阿索。我邀请她和我一起进去看看，我们走进去了。当我们看到学生——第一次，我看到老师带着学生说：“善念□(Good Thought!)□阿索人的问候)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我很惊讶——在这世上，这个时代，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人们这样做过。我以为它不存在！社会上只有毫不关心他人的冷漠——我开始感觉像是回到家里，感觉到更多的善意，这个社区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！就是这里，真的。我很快回家告诉我的丈夫：“我要搬到那里去住——你准备怎么办？你愿意去吗？”

所以我就来这里学习了。有人给我几本阿索的书。我读完后，意识到我并不孤单，已经有许多人走到了一起。从此，我开始做更多的好事，提升我的道德。1993年我决心素食——我打算要做的事情，我做了，就是想恢复大自然的生机，为了这个世界，让周围的区域变成绿色，没有污染，当我们死去，自然仍将在这里。使用农药和化肥的人感到困惑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甚至我种西瓜也不使用化学品。我能种植一切。但是，为什么以前我不敢拒绝化学品，当我实践佛法后，我就敢了。“敢于贫穷”，那是因为我要遵守戒律，不犯罪。我是个穷人，不敢违背戒律，不敢毁坏土壤，不敢破坏自然——这和阿索教导的一致：为了人类保护自然。因此我种得更多。我们拥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，从嫩嫩的蔬菜到成熟的果实。我觉得我们吃不完所有这一切。绝大多数的水果和蔬菜我赠送出去，极少量的我卖了——现在，芒果和其它水果挂满枝头，我只需要看着它们。

如今，当我做完这些，我想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把大自然照顾得很好，但我死后，谁会按照我的意图继续实践？如果有些人来继续做我的事情，却又不讲道德，他们会毁了这片土地。我种植的东西，他们肯定要毁掉，因为他们贪婪，——如果我的孩子和某个人结婚了，而这个人缺乏道德，他们也许会喜欢上资本主义，因为资本主义很强盛。所以，我想，如果我这样生活很长时间，好象我会没有负担地解脱——但当我死的时候，我的心不会没有痛苦。如贪婪、愤怒、误解、执着于我们做的事情，痛苦还是一样。最好是找到进寺院的路。

所以我来到寺里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到了寺院后，很清楚，我终于和善的事物在一起了。我的最终梦想是成为一名尼姑。即使现在还没有剃度出家，但我会按照佛陀的教导去做。

有时我还参与垃圾分类，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垃圾回收利用的重要性。比如，垃圾分类时，一定要非常仔细。要把能够用的东西留下来。有的人把什么都扔掉，好象它们已经一无是处——我们必须回收、利用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从垃圾里拣回来的，人们以为它没有用了，随手扔了。其实这件衣服好好的。玻璃杯子、金属勺子、还有许多其它的东西，我看到大人、孩子，还有参观者把它们扔了。我觉得它们是好东西，所以我收集起来。如果谁在垃圾厂工作，他一定能看到这些细节。这么做实在很费时间，但没有其它办法。垃圾回收很重要。

我对扔垃圾的人怀有怜悯。有时候，一个口袋里什么都有——湿的垃圾、干的垃圾、纸。我必须把它们都分开。我们必须从心底里理解扔垃圾的人，可能不太容易。他们也许太忙了——我们内心不要对他们产生怨恨。我想通过耐心、觉察负面效果来实践佛法——如果人们不是真心实践佛法，他们看不到这些细节。

在我看来，这些垃圾是这个世界四分五裂的征兆。因为人们制造污染、制造大量的垃圾。比如我去市场，我不知道食物里添加了什么成分。人们尴尬(embarrassment)于他们不应该尴尬的事情。如果我自己带个食物容器去市场，不用售货员给的塑料袋，他们看到了常会感到尴尬。但是他们制造垃圾、污染环境却不尴尬。如果人们继续这样下去，世界就会四分五裂。聚苯乙烯一类的塑料必须焚烧。电池污染环境。各类包装，还有化妆品，这些都超过了人的基本需要。我看到那些爱美的人，内心什么也没有。（她拣出一个毛毛熊钥匙链）这样的礼物仅仅是装饰品，社会喜好的事物是错误的，导致社会的毁灭。

当我明白这些，我审视自己，我不批评别人。以前我曾试图劝告他们，他们不高兴——真遗憾，这个世界，人们还不懂。”

我在英国留学期间，曾到宾馆和餐馆打工，当剩饭菜经过我的手扔进垃圾桶，当只用过一次的小香皂被我扔掉，几乎每一次我都感到惋惜和心痛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把小香皂拣回来，自己用不完，就放在学校的洗手池上，还到处送人，做到物尽其用。一年的时间，我拣了1百多块小香皂。有一次清洁客房时发现，4口之家竟然留下17个饮料瓶，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同一种饮料没有喝完，打开一瓶又一瓶。那年圣诞节清洁客房，看到新鲜的水果也被扔进垃圾桶，我想如果上帝还活着，他一定难过得在天堂哭泣。

最近看了台湾杨德昌导演的电影《一一》，片中有位小男孩，他很困惑为什么眼睛只能看到前面的事物，看不见后面的。爸爸送他一架相机，他专门拍别人的后背。我们容易看到宽敞的马路、奔驰的汽车，看到经济增长的数字，却难以看到发展的背后——所付出的代价，污染的河流、生态难民、荒漠化、泛滥的垃圾等等。我想在城市里以拣垃圾为生的人，可能比起腰缠万贯的人更清醒的意识到我们时代的真实处境。

（作者，吴蓓□